



阐千圣不闻之心法，传从来不传之绝学

# 道德经圣解

两千年来《道德经》有数千家注解版本，是注本最多的中国典籍。  
本书被世人誉为“开二千余年来前人未开之口，下二千余年来前人未下之笔”。



萧天石/著



老子《道德经》一书，上承五千年道统正脉，下启亿万世圣教心传。言其体，则博大精深，浩瀚无涯，虚无湛寂，圆通无碍。言其用，则物我同彻，内外双融，理事兼赅，体用咸宜。言其学术思想，则穷极宇宙造化之源，包举天人一贯之道，超越一切而又能涵盖一切，陶铸一切而又能终始一切。确为千古明灯，万世圣经。

华夏出版社

# 道德经圣解

萧天石/著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道德经圣解/萧天石著. —北京: 华夏出版社, 2007

ISBN 978 - 7 - 5080 - 4268 - 8

I . 道 ... II . 萧 ... III . 老子 - 研究

IV . B223 . 1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79171 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: 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\*

787 × 1092 1/16 开本 36 印张 420 千字

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80 - 4268 - 8

定价: 48. 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

## 出版说明

萧天石先生(1908—1986)生于湖南邵阳县龙山乡文山村,晚年自号文山遁叟,自幼随父诵读经史子集及佛老经典,1930年毕业于武昌中山大学中文系,1936年28岁时在南京出版《世界伟人成功秘诀之分析》,1941年完成《孙子战争论》、《大学中庸贯义》。

1942年萧天石先生因长期积劳成疾,身患重病,生命危在旦夕,通过四川光厚老禅师救治,不月而愈。此后光厚禅师传以净土宗与天台宗,并嘱其遍参道家名师,从此走向发扬道家文化之路,并终身致力于道学的研究与发扬。

1943年与南怀瑾先生遍访僧道,曾参岷山派罗门,师礼罗春浦真人,得陈希夷先天道秘诀,又从二仙庵无名子道人,学得北派真诀。

1944年萧天石先生出任四川省灌县县长,而道教圣地青城山在其所辖区域,因此从青城山天师洞李八百处获其南宗真传,又通过易心莹道士尽窥藏经楼所藏道教秘籍,并获《青城秘录》及其他多种不传版本。

1949年携带着搜集和保存的大批道家经典和文史典籍,渡海来到台湾定居,开始潜心著述,先后出版《世界名将治兵语录》、《道家养生学概要》、《道德经圣解》、《道海玄微》、《禅宗



心法》、《人生内圣修养心法》等重要著作。

1953年创立自由出版社，开始整理和出版从内地带到台湾的大量道教经典，主编出版《道藏精华》丛书，所收以藏外道书为主，多为善本、秘本、珍本、孤本，约有800余种，费时20余年，陆续出版17集，精装本75册，平装本104册，完全以古本影印出版，全面保护了这批珍贵的道教典籍。

1972年与学术界名流200余人发起组织“船山学会”，大力推广船山先生学术思想研究，并主编《船山学术研究集》及出版《船山遗书全集》。

1978年联合企业界、学术界人士合组编印基金会，主编《中国子学名著集成》百册，共分10家11类，收入儒家、道家、阴阳家、法家、兵家、纵横家、墨家、名家、农家、杂家共101种，全部印赠世界500家大图书馆收藏。

此外，还与有关专家学者创办《道教文化月刊》，发起成立“老庄学会”，协助创办“中国宗教哲学研究社”并担任道教组负责人，协助创办台湾省道教会，并主编出版了禅宗与密宗丛书及中国医学名著丛书等。

萧天石先生致力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，尤其对于研究和发扬中华道学，竭尽了毕生的精力，在海内外被赞誉为“刊万世不刊之书，传千圣不传之学”，被公认为20世纪中华道教养生学研究与弘扬的最大成就者。

## 原序

《易》曰：“天下同归而殊涂，一致而百虑。”故诸子百家之学，莫不相反而相成，相背而相生也。正如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论诸子所谓：“其言虽殊，辟犹水火之相灭亦相生也。”中华文化，三代以上，本无百家之分，亦无儒道之别。迨乎周道衰微，王官失守，散流于野，诸子争鸣，各揭其所长；各同其所同，而异其所异。百家之学，遂蜂起于一时。迨春秋战国之季世，思想自由，言论自由，讲学自由，著作自由；原同归于一者，分歧互出，复共相与各是其所是，而非其所非。于焉而五帝三王之道，本一而不一，本通而不通矣。

班氏所述诸子，即已得百八十九家，凡四千三百二十篇。荀子有非十二子之论，《庄子·天下篇》有诸家道术之别，太史公、司马谈有六家指要之论，而班氏《艺文志》有九流十家之分。详考之，百家流派，自其异者视之，虽莫不可各立门庭而自成家，且皆“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”。然自其同者视之，穷源溯流，究根探本，则道实一贯，莫不可“通其分而为一”也。通则大，分则小；不通而合之，则无以见其博大；不分而参之，则无以见其精微。博大则无所不包，精微则无所不至，通天下之万不同而一之，则自可与天地准，与万物一，而“宇宙在乎手”矣。



是故老子《道德经》五千言，实可会通百家而皆同之，融贯众流而皆一之。以其为言也，以虚无为体，故能无不容也；以自然为宗，故无不化也；以道德为主，故无不入也；以玄同为极，故无不通也；复以乾坤为合，故无不神也；以玄牝为道，故无不和也；以相对为动，故无不反也；以无极为功，故无不复也。故五千言，分之则为五千言，合之则实可视为一言，冥之则一言亦无；迨乎“一”亦不立，“无”亦不立，先天地之先，先宇宙之先，是何气象？是何境界？是何有无？汝试道来！此老子卷首开题即曰：“道可道，非常道。名可名，非常名。”易言之，即“道不可道，名不可名”。如此则万千语言文字，皆是剩子矣！既无言说，又有何争？既无争于天下，则自能一天下，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矣。

详参《道德经》一书，实赅诸子之长，而冒百家之要；儒、墨、名、法、兵、农、纵横、阴阳诸家之学，莫不可入，虽可分而实莫不可合，相异而实莫不相通。会其归趣，天下一指也，明其统绪，万物一焉也。用之则肆应无穷，卷之则退藏于无。智者见之谓之智，仁者见之谓之仁；圣者资之可以圣，王者资之可以王。故千古来百家解者，无不各有所得，而亦有所成；穷通得丧，进退隐显，终其身以至老死，无不取之不尽，而用之不竭也！盖以其道为天地始，为万物母，故能弥纶天地，化育万物；大则涵盖宇宙，小则细入微尘；无乎不在，而无乎不存，以其不器，故无不器也。

《大易》有言：“神无方而易无体。”方诸老子之道，实亦可

曰：“神无方而道无体。”以其无体，故道无可道，而亦名无可名。因其以无体为体，无名为名，故复以无物为物，无用为用，而又无所不体，无所不用。申而言之，其为道也，以无知为知，无欲为欲，无为为为，无有为有。更以无言为教，无事为功，无争为上，无得为成。依乎天道之常，而彻乎造化之原，反乎世俗之见，而极乎真理之知，故自谓“与物反矣”。反其所反，则正自在其中矣。世人多执其言而失其义，拘其文而外其道，又乌得不触途皆滞哉？夫因指见月，指非月也；因言见道，言非道也，是故执言以为道，犹执指以为月，愚诬孰甚？读老子书，而不能以一义圆通万义，以一理融贯万理，且复能执而不滞，因而能活；不死于句下，能入而又能出。正所谓“游尽千江不滞水，神龙化出了无痕”。以无所得为得，以无所用为用，方可能言与读老子矣！

复以老子为道家之祖，集上古道家学术思想之大成，并融通百家，而无所不合。其书虽道德兼举，而古亦称道德家，实则老子哲学之基本中心思想，只是一“道”，则可名之为“唯道观”思想。一切唯道，道摄一切。以一道总摄一切德，总摄一切法，总摄一切象（相），总摄一切物，总摄一切行。老子谓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，故又以道为宇宙天地万物之母，亦即为宇宙天地万物之本体。一切唯道生，道生一切。

余故尝谓“天地之大道唯生”，“生生无息之谓道”。详稽《道德经》全书，无不以“生”贯串全书，则又可名之为“唯生观”思想；无生则不得名之为道，故唯生即唯道也。老子以此而建





立其学术思想之本体论，一切由此一本体论出发，而构成其思想体系。故其宇宙观为唯道宇宙观，即其形上学之宇宙哲学，系以道为基础为中心。其政治观为唯道政治观，即其政治哲学，系以道为基础为中心。其人生观为唯道人生观，即其人生哲学，系以道为基础为中心。其历史观为唯道历史观，即其历史哲学，系以道为基础为中心，亦可简称之为唯道史观。道摄阴阳，道摄心物，故以一道，可统摄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。既不偏于心，亦不偏于物，中和心物，而又圆融心物。即心观物，即物见心；即道明心，即心悟道。唯道是从，而天下之理出焉！唯道是行，而天下之物生焉！唯道是守，而天下之德立焉。故天玄子曰：“通于道，万事毕。”又曰：“通于道，万化兴。”综观《道德经》全书，其纲维一切，而又生化一切，圆成一切，而又肆应一切；神而明之，通三才五极而一以贯之者，道也。

道本虚无，无物无象，无迹无名。“无”不可道，而以“一”为道。由道生一，衍一为万，以至于无穷。故守一可以用万，居中可以应圆，而得一可以圆成万有，以至于无极。是以老子有言曰：“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，神得一以灵，谷得一以盈，万物得一以生，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。”唯有一必有二，有二必有三，天下万物，皆相对以生，相对以化，相对以动，相对以成。故有无、阴阳、刚柔、动静、众寡、强弱、善恶、是非、贵贱、大小、得失、利害、祸福、胜败、成毁、生死、存亡、高下、难易、长短、前后、治乱、纵横、正反，以至无穷，莫不相对而立，故亦必相对而用也。有彼必有此，有此必有彼，此亦生彼，彼亦生此，此彼此

相生之说也。故老子曰：“有无相生，难易相成，长短相形，高下相倾，声音相和，前后相随。”而天玄子复广其言曰：“祸福相倚，利害相伏，盛衰相寓，治乱相生，存亡相替，生死相胎。天道循环，互为往复。”故凡欲成之于彼者，必先为之于此；相对正所以相生，相反正所以相成也。是以欲正反反，欲反反正，此又为反正相生之说也。推之而及于天地万物，莫不可作如是观，而至于无极！此其所以为“玄之又玄”也。

综《道德》五千言之为教，乃上承五帝三王以来之遗教而为说也；其文简辞古，义幽旨玄；一义常含千百义，一谛可衍千百谛。故老子曾自谓：“吾言甚易知，甚易行，而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行。”故二千余年来，解者千百家，而仍不得其解者众矣！解其所谓道，然非老子之所谓道也；释其所谓德，然非老子之所谓德也。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，各鸣其所鸣而得其所得，即自成家者，要皆一偏之论者多，而能折衷圆融，得其神髓，以一归于圣义真旨，使与老子不期合而自然合，不期一而自然一者实寡！不自成家者，更无足论矣。

故《子学名著集成》一书，于数百种老子注释书中，特选辑历代解注之最佳与最具特见者，共凡二十六种，分刊为八辑。自一至七，全系从善本书目中分别选出。本书则为排印本，乃系依全书卷首之“编修总凡例”，以“别录”本出之，以飨世人之好读余书者。并藉之以与即从上诸贤之名注，得以互参互证；如能由斯书而得以会通悟入，共彻老子之圣义圣解，藉破众生之惑，而开万世人之迷；共由闻道、悟道、修道、行道而证道，则



## 道德经圣解

幸甚矣！若知而不能行，行而不能证，则自与不知不行等耳！复以其全书自始至终，大有异于千古解家者在。悟不悟之圣义，阐不阐之微言，截断众流，以自垂统，其在兹乎。故特赘数语于卷端，用以为序。

一九七八年七月文山遁叟时年七十  
于《中国子学名著集成》编修会

## 再序

中华文化，源远流长；溯自伏羲画卦，开文化之先河；黄帝开国，奠华夏之声威；尧舜继统，浩浩如天；上承易道之幽光，下开亿万世无穷之道统。其人文精神与道德精神，高明莫及，举世无以伦比！但人能自知之者与能行之者鲜耳。唐韩文公愈言中国此一道统有曰：“尧以是传之舜，舜以是传之禹，禹以是传之文武周公，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，孔子传之孟轲；轲之死，不得其传焉！”旨哉其言乎！大哉其言乎！综其体要秘旨，其在《易》乎？惜在后世能解其“以是”与了其“以是”之圣脉者鲜耳。

迨夫宋世，邵子尧夫认为：“知《易》者，不必引用讲解，是为知《易》。孟子之言，未尝及《易》，其间易道存焉！但人见之者鲜耳。人能用《易》，是为知《易》；如孟子，所谓善用《易》者也。”孟子之“道性善教”与“不动心教”，及其“养气章教”，其“善养吾浩然之气”者，即善养其天地之气，宇宙之气，先天地之气也。不深于《易》与善用《易》者，难能道得一字。余固非深于《易》而精于《易》者，唯以学道传道者四十余年如一日，于道家易学与先天道易学，尤其是“易道功夫”，以曾得“不传之秘”于先师，故能闻人之所未闻，修人之所未修，悟人之所未悟，而得人之所未得；且复“自得于心”者亦复不少。盖修道过



程中，尝有奇迹发生，此要亦“自心通”、“自性通”、“自神通”，有以致之，非求而得之者也。修道有得之过来人，或能了此，兹不具论。

《易》为中华文化之源，为诸子百家之所祖；极其功也，亦为道统之所系，尤为中华圣道功夫之所系。由于邵子尧夫斯言，肯定孟子知《易》深于《易》与善用《易》，更证韩文公“轲之死，不得其传焉”之断语，在指“易道”与“圣道”及“道统功夫”之传承止于轲，其言之不诬也。尧夫，其深知孟子者也。五千余年来，能明白指出“中华道统传承止自孟轲”，且明白肯定“轲之死，不得其传焉”，仅唐韩文公一人耳。文公而下，以迄于宋，能直接了当，肯定孟子为深于《易》者，及善用《易》者，仅尧夫一人而已矣！由此足证“立言难”，而“知言亦不易”也。此庄子之所以有自谓其书于“万世之后，遇一大圣，知其解者，犹旦暮遇之也”之叹！

尧夫力倡“先天之学”，曾谓：“先天之学，心也；后天之学，迹也；出入有无死生者，道也。”又谓：“神无所在，无所不在。至人所以他心通者，以其本于一也。道与一，神之强名也。以神为神者，至言也。”原始道家重养神，其次养气，其次养心，其次养精，其下养形。盖以“养神为体”者，得乎老子道与先天道之体要也。孔子谓：“易有太极，是生两仪。”尧夫谓“心为太极”，又曰“道为太极”。其学是直承孔子而来。先孔子而言者，则为老子；老子直言“道为先天地生”，又开宗明义即曰：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”是宇宙天地万物，皆原

于一。至人能守其一，诚于一，而定于一，则自通于神。此乃“至人与他心通”者，以其出于“一”而皆本于“一”也。由老子之“道生一”，亦即是皆出于“道”，而本于“道”也。至人之心，寂然不动，虚明湛寂，一尘不染，空空如也。用能感而遂通，妙应如神。是故道通天地万物人神之统，故能先天地先宇宙而知而明！以其知为自知，明为自明；自心自明，自性自见；以其“本来无一物”也。故其通神若响，以其“与道合一”也。

老子《道德经》五千言，无一言非道，亦无一言不与《易》合；其言德者，道之德也，《易》之德也。老子为周守藏室史，尽得自伏羲、黄帝以迄三代以下中华文化道统之秘要！故孔子见老子，而兴“犹龙”之叹！今谓之“道在斯矣”，“统在斯矣”，不之为过。了乎夫子序《易》之“殊途而同归，百虑而一致”之教，即可望其能知乎《易》，了乎一，而明于道者矣！

孔子于《易》曰：“穷理，尽性，以至于命。”此一贯之学，历代百家圣哲，鲜能通其玄旨。良以理者，道之理也，天之理也（《中庸》，诚者天之道，诚之者人之道），亦即《易》之理也。是以须“穷”，若作穷尽天地万物之理解，与“道”及“修道之谓教”一语，有何干涉？

其次，“所谓性者，天之性也，人之性也”。故《中庸》首曰“天命之谓性”。能尽天之性，即能尽人之性，尽物之性；而赞天地之化育，而可与天地参矣。佛家之“见性成佛”，不若“尽性成道”远矣。最后一句，“以至于命”者，乃人之命也，人所得于天之命也，亦即所以“神化人生”，而“与天合一”也。修人道



以合天道，并合神道，而可与易道参矣。

故《道德经》五千言，无一言及《易》，而无不与易道合。极其大而通之，其道亦无不与孔子之道合。道“一”而已矣！岂有多哉？分形骸而别尔我者，必是小人矣。执章句，分是非，立门庭，别尔我，甚至互相攻讦者，则实未闻大道，庄子所谓“辩者之徒”者也。于此，余欲无言！余之《道德经圣解》，旨在欲通百家于一圆“○”，统万世于一途。且所以体道者，非体之于物，而体之于心也；且非观之以心，而观之以神也；非观之以神，而在能“反观自神”、“反观自性”，则自“与道合一”矣。至此境界，神闲气定，独立天地无一事，一尘不染自清明。如此，则虽亿万世可知也！又何言哉？又何言哉！

尧夫诗不云乎：“廓然心境大无伦，尽此规模有几人？我性即天天即我，莫于微处起经纶。”修道人，一至“我性即天天即我”境界时，则即以全宇宙予我，亦不足以动我分毫矣！心不动，神不动，意不动，念不动，气不动！全在“我性即天天即我”一步“性天合一”功夫。千古来，谁能语此，谁能体此？此乃“人道与天道同合”、“人德与天德同化”、“人爵与天爵同功”之合一语也。《道德经》五千言之秘要功夫，归根一句，全在于此。孔子赞老子谓其“道之不可知也”、“犹龙”者，其玄要亦即在此！此伏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老孔以至孟轲，一脉相传相承之道统圣脉也。

余尝谓：“老子得伏羲、黄帝、神农，以及夏商周三代以下之遗文，而以道设教，以道垂统。”又谓：“以道总摄一切，圆融

一切。言其大，万流宗海；言其高，千峰独露；言其神，变化莫测；如神龙之见首不见尾，如潜龙之首尾俱不可见！此孔子之所以有‘犹龙’之叹也。”实则如能明其心法，弹指可通；得其玄窍，立地证道。岂多乎哉，岂难乎哉？余于本书《道德经指玄》之“三宗九观法要”一文首云：“老子言道，一以‘有’‘无’立其门户。故首章即以：‘无，名天地之始；有，名万物之母。’二语开其教。”而为立三宗，即“有宗”、“无宗”、“玄同宗”（亦即有无对立之统一律，亦即本体与现象、心与物、神与世界等传统哲学中之二元观念之统一）。接着更为之立“三乘九参法要”。其下由“三宗”而复衍为“九观法要”以为纲宗，以改变“世界观”。其大要如下：

一、立“无有观”，以破有障，而遣有执。本来无一物，万有亦归无。由无起用，其用无穷。斯为无物之物，无用之用也。待汝“心中无一物”时，便通大道矣。

二、立“无无观”，以破无障，而遣无执。无一物中生万物，无一法中生万法。执有不可，执无亦不可；执法不可，执无法亦不可。尽顽空亦不可着也。

三、立“无名观”，以破名障，而遣名执。无名争亦无，名空利亦空。此虽只遣名执，而利实在其中矣。此名利双遣也！

四、立“无道观”，以破道障，而遣道执。道无法亦无，道空法亦空。世之恒河沙数宗教徒，无不役于道，而死于道下；名利关已破，信仰关、宗教关亦须破。名利双遣后，道亦须遣，俾能“跳过龙门不滞水”也。





五、立“无相(象)观”，以破相(象)障，而遣相(象)执。心中无一相，无相相中见合相。今不但菩萨相、法相、心相不可见，即一合相亦不可见，则自可于无相中见真相，亦即见“本来面目”矣。

六、立“无生灭观”，以破生灭(死)障，而遣生灭(死)执。人生于天地间，生即是死，死即是生，即生即死，“死生不二”，一而已矣。如此则自可以之破生死观、轮回观、涅槃观矣。藉以改变一般人的生死观与世界观。

七、立“无知见观”，以破知见障，而遣知见执。人之所以有利害观、是非观、得失观、毁誉观等，总皆“思想”为之祟耳。并可由此为起点，而破世界之“思想战”！故老子力主“绝圣弃智，绝巧弃利”，使人皆归真返璞，复归于婴儿，藉得其“本来面目”，即与“真我合一”，而“天即是我，我即天”也。此乃新旧思想皆破之“世界思想观”，并可用以反对形式主义、教条思想。

八、立“无人我观”，以破人我障，而遣人我执。众生即我，我即众生，民胞物与，人溺己溺，则我与众生一矣。我与众生无别，则“天下一家，世界大同”之基本思想，可以由此而建立矣。

九、立“无时空观”，以破时空障，而遣时空执。万古时空归无极，无今无昔复无空。时空不立，今古不立，有无不立，是非不立，外宇宙不立，内宇宙不立，中宇宙亦不立。尽古今彻乾坤为一“无尽道海”！大矣哉！尽观止矣！自老子以来，无人言及此也。